

“国性之自觉”:钱基博国学观念的内涵与特点

单晓娜, 涂耀威

(武汉纺织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0)

[摘要] 在近代学人中,钱基博的国学观念比较独特,他对传统文化有着高度认同,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认为“国学”是“国性的自觉”,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特质,集中体现在孔孟之道,精神要义在仁义之中,看似“保守”,却主张打通新旧中西,才能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通过检视钱基博的国学观念,可以窥见新文化风潮下一个忠于旧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选择,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面向。

[关键词] 钱基博; 传统文化; 国学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3-0063-05

在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时,学术界重视浮沉于全国性舞台人物的研究,比较忽略大量隐性的“中层”人物的思想文化,一大批未参与近代主流论述的知识分子值得关注。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江苏无锡人,近代文史学者。青年时期,以文得名,短暂做过督府幕僚后,转入教育界,在小学、中师以及各大学教书育人。自幼熟读传统经典,未受过新式教育,但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对西学也广泛涉猎。钱基博立足于中国文化精神核心的“国性”(国学),以“国性”救国势,对经、史、子、集进行了大量解读和诠释,对传统文化有着真切同情和体认,这出于民族情感,也来自理性选择;文化观念上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认为“国学”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精髓是“人文主义”,是“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东西”。钱基博的文化观,在坚守中有扬弃,主张以现代人的心理和眼光重新审视传统,一方面温故知新,一方面研究西学,以“刷新国故”,建立“中国精神”。

已有的研究涉及到钱基博对国学分类、分期、演变的论述,关注到钱基博国学思想中以民族性诠释国学和注重“义数之辨”的特点,但研究比较粗疏,缺乏具体、细致的论述和全面、客观的评价^①。本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细致而深入地梳理钱基博国学思想的内容,总结和提炼其特点,尝试置于

近代中西文化交汇和传统文化转型的背景中进行考察、评价,以期明晰钱基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西学的态度所在,揭示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窥见新文化风潮下一个“忠于旧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选择。

一、国学:“国性之自觉”和“精神国防”

钱基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的“国学观”上。钱基博对“国学”的认识,是学术的(以西学为参照),政治的(救亡意识),同时又是文化的(启蒙思潮),均建立在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之上。

1926年,钱基博在编纂《国学文选》所写的叙中,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国学观。他认为,国学是“国性之自觉”,“何谓国学?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弊。”^{[1]74}同年,钱基博发表于《清华周刊》上的在女师大附中有关国学的演讲中,仍然认为“学”是“觉悟”,“国学”就是“国性的自觉”。^{[2]54}

钱基博看重的是国学在价值层面的意蕴,强调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国人国性的自觉”解释“国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单晓娜(1980—),女,河南南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献学;涂耀威(1982—),男,湖北孝感人,历史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教师。

学”。“国学者，国人自觉之谓；而所谓国学运动者，质言之曰国人自觉之运动。”^[3]用今天的话说，“国学”就是要对中华民族固有的根、魂、精神特质有自觉，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标尺。

突出国学的价值层面的意义，这是钱基博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贯穿于学术研究始终。钱基博认为，文学也是国学的一部分，是了解和研究国学的基础，“舍文学无以通国学之邮矣”^[4]。他以文学的更新为一切文化建设的先声，开展文学史写作与文体学建构工作^[5]；在谈兵学时，也与仁义、人心相结合，延续了传统“兵以载道”的思想。^[6]

1947年，钱基博在给华中大学的湖南同学会演讲时，指出近代“国学”概念的出现，是受西学的刺激，“有精神国防之意味”。他谈“国学”的由来时说到，“国学一词之所由来，不过数十年，乃对西学而有称。人穷则反本，而国学之名以起，国学云者，乃承欧化之披昌，而以明吾国之自有学，反本修古，所以防御西来之文化侵略，而涵有精神国防之意味焉。”他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是不可割裂的，“国之有学，所以征国性之自觉！吾人可以学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而不可灭我所学以徇人之学！吾人可以请益于人，而不可以归化于人也。”中国人的“国性”，就是“六经”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人道”，“我之所以言国学，欲牖导国性之自觉以启发人性之自觉，知所以为人而为一君子。六经所明，不外人道，仁之为言人也……然则国学为人道之学，人道不灭，国学不亡。”^[7]

总之，要认识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可灭”，要有文化自信。同时也要认识到“必自觉国性之有不尽适”。钱基博认为传统文化也有需要摒弃的内容，若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应变更创新，“因时制宜，宁言墨守；非有所矫，不能图存”。但要认识到，“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可改良而不可灭弃”，即是传统可以转化，不可割裂。^{[1]74-76}

钱基博认为，国学是民族最深层的东西，发自内心的民族情感，“我们处在今日的中国情势之下，人人可以觉到法律、政治早已没有效力；生命财产早已没有保障；然而我们的中国，还比一切大英、大美、大日本和苏俄无论世界何等的强国，来得可爱！就是我们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和历史系恋住我们的心，不忍得抛弊缘故！”但他认为也要注意重新审视

中国文化，钱基博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文化，经了数千年，好比一面古镜，搁了岁月，也许尘封生翳，当得加以磨拭，才能光可鉴人，万勿把镜面上封了的尘，就当镜面看，忍不得磨拭；那就千年尘封，愈古愈暗淡。”^{[2]54-55}

晚清民国以降，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皆受到冲击。在此种形势下，学人对“国学”概念的解释多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如黄节提出，“立乎地圉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8]邓实主张，“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9]梁启超也认为，“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10]钱基博的国学观念同样凸显了新的知识精英对中国作为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忧患，突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二、孔孟之教：

中国之魂与中国精神

钱基博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质是孔孟之教，这是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最重要的特征。

钱基博认为，“国学”有“义”和“数”两个层面价值意蕴，“义”更重要。“义”是宋学、义理、学以育德，“君子之学”；“数”是汉学、名物、制度、训诂、书数，“小人之学”。“义”是“人文主义”（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以仁义道德为空谈；“数”是“古典主义”（物质主义、制度主义，古之所以为古的典章文物），以名物考据为琐碎。他认为，应该注重“人文主义”的国学，“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惟人文主义，足以救物质主义。钱基博认为，研究国学，需要从事考证，但是不能只停留在考证，“考证，固不可谓非一种学问，故以解决人生问题，则不在是已。”^{[1]74}

钱基博强调“义”“数”之别，突出了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的特征，突显了人的主体性。他引用荀子《劝学篇》曰：“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他说，诵读之学，所以明晰前代典礼制度，以资借镜焉，非如“义”是人生行事之所当然，有关大体。钱基博认为，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在其“义”不在乎

① 参见汤红兵：《试论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载王玉德编《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傅宏星：《钱基博国学观及其特色》，《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研究。

“数”。如《易》《诗》《论》《孟》《学》《庸》所言,于“义”为多;如《仪礼》《春秋》《尚书》所载,于数为多。^[11]

钱基博认为“国学”之义在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中国精神、国魂)要义在“仁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此则中华民族之精神,而古圣昔贤之所留贻,以世世诏我子孙而立国于不弊者也。”^[12]中国国魂在孔孟之教,“国之无魂,则魄将安依?孔孟之教之浹洽于人心,即中国之国魂也。故治《论》《孟》而兼及群经固佳,即治《论》《孟》而不及群经,于道德政治,固已有所援据以为剖断……孔孟之教,即我国人民数千年沦肌浹髓之精神教育也。”^[13]钱基博强调要有“中国精神”,“然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乃吾国民传统思想之最著者。威尔逊之所谓‘美国精神’今已照耀于世界,吾中国当亦有所谓‘中国精神’”。^[14]

如何把握、学习“中国精神”?钱基博肯定读经的意义,认为最低限度是要读《论语》《孟子》,“然则处今日之中国,既不若欧美之有宗教,而欲人民数千年风习得人人可以信仰者,以齐天下之不齐,非孔孟其谁?此非强侪孔孟于宗教之列也。谓吾国数千年来教育政治所视为折衷者,靡不以孔孟为依据。而其主论尤最平实隐括。探六经之奥,得乎人心所同,然此经之所以不可不治,而于群经中,尤以《论语》《孟子》为必要也。”钱基博认为“经”仍然有用。古代教育注重于精神生活(人文主义),而现在的教育重实用主义(“乞食之道”),而要救物质之偏,必以宗教;中国无共同信仰之宗教,唯有孔孟,“六经”正是共同信仰之本,人心之所同。孔孟思想,浹洽于人心,是中国我们民族“魂”所在,“根”所在。^[15]

一般认为,一个能够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必然包含着一个经典的内核,具有一套经典的体系,而这套经典体系也决定了这个学派的主要性质和性格。^[16]¹⁵⁹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17]价值的传承要通过经典学习才得获取。钱基博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体认,以现代人能真正阅读的现实,开出他认为最重要的经典文本,这与一般“国学必读书目”无所不包有所不同。通过读经典,是领会中国传统文化要义的重要途径,而产生一种“国性自觉”,可以“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

泉”^[18]。

三、弥合“执古”与“骛外”:

温故知新

钱基博看似守旧,实属稳健。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同,但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主张对中国文化以现代人的心理和眼光进行转化,主张接续西学,找出中西方文化优劣所在。

钱基博反对“执古”和“骛外”的文化取向。“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榘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19]

钱基博认为,“存古”,不是抱残守缺,要为今用,该存的存,不该存的不存,“博则以为存古者,决非抱残守缺者之所能存。必也放眼八表,时衡千古,如陈同甫所云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而后知古之何以不可存,古之不可不存者又何在。须知古亦有不可存者也。”^[20]

何谓“新”?何谓“旧”?钱基博认为“新”从“旧”中来,“新知识者,从旧知识中融化而来。新人生者,从旧人生中脱胎而出……人生不能一日离经验;即不能一日离旧文化……是故吾人一方面创作,一方面还要因袭;一方面知新,一方面还要温旧。”^[21]“汲古与求新非二事也。所谓维新者,非灭古之谓也。灭古者,新亦不能求也。”“旧知必非与新知枘凿,而汲古不深者,新知亦无自潜发。……盖新文化云者,非唾弃国故之谓,而刷新国故之谓。”^[22]

钱基博认为,“国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时俱新的。“不知我们‘国学’这件古董,并不是像普通夏鼎商彝一般的古董,一成不变,终古如此,是与时俱新。……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殊产生的国学。”他认为,国学不能固步自封,要与时俱新,“涵化”西学。他希望中学能贯通西学,开创新的学术。“现在欧化东渐,又有个西方美人,要来和我这个东方古国举行一种学术结婚了。或者‘枯别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竟会诞育一位宁馨儿,像从前宋学一样?或者也许因‘老夫耄矣’,血气已衰,终至流产?这且看罢!”^[23]

钱基博认为,既要花工夫研究国学,还要研究西学(欧美学问),进行中西比较,找到国学优劣,从而更好认识、评价国学,了解国学的意义。“所谓自

觉者,第一不可不极深研国学之内容,此非于国学先切实下一番工夫不可。第二须觉悟国学之不如欧美之学者何在?其胜于欧美之学者又何在?而因以考见欧美今日需要国学之所以然。”^[24]而钱基博表示自己信而好古,正是研究西洋的历史哲学、伦理哲学功夫,也比从前进步了,有了许多参互比较的材料,因此格外显得出中国古代学说的真价值。^[25]

钱基博受严复影响,认为历史变迁有内在逻辑,从图腾——游牧——宗法,到“封建国家”,有一条主线,这是他读《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产生迷惑,而读严复译《社会通论》后的收获。钱基博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提倡“人文主义”。白氏有《人文主义与美国》,时人吴宓、陈寅恪、梅光迪等多受白氏影响。钱基博认同法国人孔德观点,有社会的静态和社会的动态之分,认为西周之学,研究社会静态的社会学便是三部礼书——《周礼》《仪礼》《礼记》,社会动学就是《周易》;还以达尔文、赫胥黎之论比附为孟子仁义论。钱基博著有专著《世界经济思源之变迁》,纵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当思密等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主要学者经济思想;注释德国军事家克老山维兹兵法精义,成有专著。1921年6月,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到无锡讲学,钱基博听演讲后,认为“此次博士挟其教育哲学之说以俱东,乃促我中国古代教育精神之复活也”,他关注的是《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学记》等经典与杜威观点有相通之处。^[26]

钱基博强调,在吸收西方文化和继承中华文化时,要注意“时间之己”和“空间之己”的区别,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切己体察”,强调“己”的特殊性,解决现代人生问题,“就像一般西洋化者,读了许多西洋学者的著作,觉得西洋制度文物,色色比中国好,是不错!不过要想把西洋的一切制度文物,硬搬来中国做,就不成功了”,“又像一般国粹老先生,欢喜讲唐虞三代,甚至说忠君就是爱国,要想复辟。我们看似好笑。”^[27]

四、结 语

文化观念代表着学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是衡量其学术视野和学术向度的坐标。正如有论者所言“国学研究需要一个恰当的文化观作为基础……近代文化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有一个重视民族文化的文化观作底气来支持国学研究,加上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国学研究才能真正结出成果”。^{[16]116}在晚年(约1952年),钱基博谈到自己的思想说,“人家说我思想顽固,其实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从不抗拒

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不容许我放弃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这是无可讳言的,而且我自认为当然的”,“我没有一天失业,我也没有一天不配合着我的职业,开拓我的知识,有的伴着当前的环境,有的跟着时代的演变,我把握住时间空间,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我先天是中国人,我有我深根固柢民族文化素养,一切新事物,我有我中国人的看法。”^[28]正是这样的民族文化观,奠定了钱基博学术研究的超时空的意义。

郭齐勇先生就认为,国学不仅仅指传统学术,尤其指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在国学的多层面中,核心层是道德价值,最高层面还是国魂,即中华民族主体精神,也就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29]钱基博以“国性自觉”的国学观,突出文化的主体意识,强调了文化自觉;重视国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义、数之别,突出核心价值意义,凸显了“中国精神”的标尺,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有其特别的意义。

钱基博对传统文化是坚守也有扬弃。钱基博主张温故知新,一方面因袭、温故,一方面创作和知新,研究西方学术。近代学术中,新旧、中西是普遍关注的问题。打通中西新旧,正体现了近代学者治国学的通达境界。从这个角度而言,钱基博是一种与保守主义主不一样的“新传统主义文化观”(史华慈)^[30],新传统主义代表着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种心态,主要目的是捍卫传统中有关于行为价值,建立起坚定的信仰。^[31]这样的认识,对当下我们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不无启示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钱基博. 国学文选类纂总序[M]//钱基博集:序跋合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2] 钱基博. 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方法之评判[M]//钱基博集: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3] 钱基博. 孔子圣诞演说[M]//钱基博集: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 [4] 钱基博.《国学必读》序言[M]//钱基博集:序跋合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5.
- [5] 陈云昊.“以国性救国势”:钱基博的学术旨归[J]. 求索,2018(1).
- [6] 束赞. 武以载道:钱基博的兵学思想[N]. 文汇报,2018-2-2(9).

- [7] 钱基博. 何谓国学[M]//钱基博集: 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02—104.
- [8] 黄节. 国粹学报叙[M]//桑兵. 国学的历史.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17.
- [9] 邓实. 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N]. 政艺通报, 1903(24).
- [10]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3.
- [11] 钱基博. 学生与孔子[M]//钱基博集: 潜庐诗文存稿.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51.
- [12] 钱基博. 为人师者何以处国难——第二次纪念周与学生讲话[M]//钱基博集: 潜庐经世文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97.
- [13] 钱基博. 论语孟子约纂[M]//钱基博集: 序跋合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8.
- [14] 钱基博. 孟子约纂[M]//钱基博集: 子部论稿.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72.
- [15] 钱基博. 《论语孟子约纂》叙例[M]//钱基博集: 序跋合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7.
- [16] 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5.
- [17] 梁启超.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M]//胡适文存: 二集.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34.
- [18] 钱基博. 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M]//钱基博集: 潜庐诗文存稿.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71.
- [19] 钱基博. 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7.
- [20] 钱基博. 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M]//钱基博集: 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
- [21] 傅宏星. 钱基博年谱[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0.
- [22] 钱基博. 《无锡县立图书馆乡贤部书目》序[M]//钱基博集: 序跋合编.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66—167.
- [23] 钱基博. 国学历代变异问题[M]//钱基博集: 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0—26.
- [24] 钱基博. 孔子圣诞演说[M]//钱基博集: 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 [25] 钱基博. 复袁蓀良先生书[M]//钱基博集: 潜庐诗文存稿.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283—284.
- [26] 钱基博. 我听杜威博士演讲之讨论[M]//钱基博集: 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34.
- [27] 钱基博. 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方法[M]//钱基博集: 国学文选类纂.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27—31.
- [28] 钱基博. 自我之检讨[M]//钱基博集: 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63, 265.
- [29] 郭齐勇. 中国文化精神特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101, 107.
- [30] 刘梦溪. 学术与传统[M]. 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 2017: 1039.
- [31] 韦政通. 人文主义的力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

(责任编辑: 闫卫平)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untry”: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Qian Ji-bo’s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HAN Xiao-na, TU Yao-wei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00,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odern scholars, Qian Ji-bo’s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quite unique. He has a high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ighlights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culture. He believes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inherent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u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untry”, which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ath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with its spiritual essence as th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t seems to be “conservative”, but it is advocating to open up the new and the old,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By examining Qian Ji-bo’s concep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e can see the cognition and choice of a Chinese nationalist who is loyal to the old traditions under the new cultural trend and thus understand more different cultural orientations.

Key words: Qian Ji-b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ational studies